



央芭新晋首席徐琰： 能在舞台上跳得久一点，就很好了

但·愿·记·录·能·够·担·当·此·任
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

梳着利落的丸子头，身着宽松的深色运动服，在完成了一个下午的走台之后，徐琰走进了后台采访间。作为中央芭蕾舞团今年6月刚刚官宣的新晋首席，她没有用太多时间庆祝，而是一直奔忙在全国各地的《舞姬》巡演之中。

8月29日至31日，中央芭蕾舞团65周年团庆系列展演重头大戏——娜塔莉娅·玛卡洛娃版芭蕾舞剧《舞姬》在上海大剧院首度上演。从小就在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学习舞蹈的徐琰此次重回沪上，在剧中饰演公主甘扎蒂：“舞蹈演员，四处巡演是常态。所以这些年也经常来上海，感觉一切都很熟悉。”她笑道。

10岁离家来上海求学，曾因想家在宿舍流泪

徐琰是河南洛阳人，五六岁时开始在家乡的业余学校学跳舞，“父母觉得我身体比较弱，动一动有好处。”徐琰坦言，自己的舞蹈之路最初始于懵懂的跟从，只是因为身体柔软度天生比较好，没有经历太多舞蹈生闻之色变的“压腿之苦”，也就坚持下来了。

10岁那年，在老师的建议下，徐琰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校，远离家乡开启了后来为期7年的职业学舞之路。徐琰说，自己虽然比例和软开度还不错，但肌肉素质和爆发力比较弱，这会导致自己在做一些大跳动作的时候有些吃力，这也是在学生时代她一直在攻克的难题。

当然那个时候除了技术上的难关需要闯，远离家乡只身来沪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也是不小的挑战。“刚来上海的时候年纪太小，经常会想家想到在宿舍哭。”不过，和许多芭蕾舞者一样，很快，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就几乎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和精力。“每天6点多起来练晨功，到晚上10点多下了晚自习才能真正休息。”

徐琰说，因为这样的忙碌，小时候自己对上海的记忆，都只在学校周围。“我记得梅雨季的潮湿，还有甜口的上海菜的味道。有一段时间我们住的宿舍一楼是停车场改的，下楼洗衣服的时候就会被蚊子咬，不过后来也都习以为常了。”小小年纪的她，很快在集体生活里学会了独立，也造就了如今她的干练性格。

在央芭14年，对芭蕾的兴趣越来越浓厚

作为舞蹈演员，和伤病作斗争几乎得是一生的功课。徐琰还记得2011年考中央芭蕾舞团的时候，就在临考前遭遇了第一次脚部骨折。穿不了脚尖鞋，她就只能穿着软鞋展示变奏，却依然以不错的实力顺利过关，成为央芭的一员。

在国内最顶尖的芭蕾舞团历练了十多年，如今的徐琰对芭蕾的理解也跟小时候相比有了很大改变。古典芭蕾舞剧很多剧情都比较传统，王子和公主是最常见的角色，主题也大多都关于爱和真善美。跳得多了，演员很容易觉得重复和枯燥。

在徐琰看来，她是随着年龄渐长，才逐渐发现芭蕾的魅力以及那些角色背后的深意。“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不像她表面呈现得那样简单，有很多内在的东西，是和生活



以及一个人的人生紧密相关的。几百年前的作品，依然可以与当下产生联系。”

在不跳舞的日子里，徐琰会去爬山，也喜欢看书、电影、绘画，以此来滋养自己，从而在舞蹈中能有更丰富的呈现。“巴兰钦交响芭蕾《珠宝》的《钻石》选段里有一段很长的双人舞，最初排练时我只是觉得里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很好听，但并不能理解到底在表达什么。”那段时间徐琰正好在看伯格曼的电影《婚姻生活》，其中真实的、赤裸的拉扯让她开始思考如何在自己的舞蹈中呈现两个人的关系。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许是克制的，但也有像钻石般的棱角。”

在《舞姬》的巡演舞台意外得知当选首席

这一次徐琰随团全国巡演的《舞姬》，是俄罗斯古典芭蕾最辉煌时期的经典代表作。故事源于印度古代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史诗剧作《沙恭达罗》，借妮基娅与索罗尔的爱情悲剧，把忠诚、背叛、牺牲等人类共通情感，化作足尖可诉的身体语言。

中芭版《舞姬》由“50年来最杰出芭蕾女星”娜塔莉娅·玛卡洛娃编排并在2016年首演。在尊重彼季帕原作的基础上，这一版本复原了第三幕神庙坍塌的宏大场景，这段“神罚”剧情在该剧延续近150年的传承中曾一度失传。

徐琰还记得首次排演时，当时已经古稀之年的“玛奶奶”玛卡洛娃还亲自去了北京，为演员们指导动作。“她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还是坚持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。每天戴着头巾，精神饱满地出现在排练场。”一周的时间里，玛卡洛娃严格地把关动作，甚至会亲自做示范。回想起来徐琰还是很感慨，“即便如此年纪，但只要一跳舞，你就觉得她就是剧中的那个少女”。

今年6月，《舞姬》在国家大剧院连演三场。在最后一场谢幕之后，徐琰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：进入央芭第14个年头，她成为了首席舞者。

“很突然，在那之前自己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天有什么不同。”徐琰说，每一次演出结束后大幕关上，团里照例都会在舞台上和演员们复盘一下当天的演出，也庆祝大家圆满完成了舞台。而那一天，一束向日葵的手捧花递过来，顺便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

14年的首席之路，在芭蕾舞演员中并不算短，甚至有些“大器晚成”，但徐琰并不这么看。“我并不是只奔着成为首席在跳舞的，能在一份自己喜欢的事里不断挑战自我、有所突破，在舞台上再跳得久一点，就很好了。”

既确定又不确定，是芭蕾的魅力

从儿时的顺水推舟，到后来真正爱上芭蕾，徐琰也说不清到底是在哪一刻发生了改变。在她看来，和很多艺术形式有所不同，芭蕾有一套非常科学和规范的训练体系，“你按照对的方式去练，一定能有更好的呈现效果。”这份确定给了徐琰很强的安全感，也奠定了她的人生态度——只要用心钻研，就一定有所收获。

不过，随着年龄和身体机能的变化，徐琰也在应对一些“不确定”。比如小时候的她经常为如何准确诠释一个角色而苦恼，但如今，当表演经验逐渐累积，她的挑战开始变成体能和伤病。原先摸索出避开伤病的一套发力方式，有可能现在不再奏效。但徐琰也学会接受“唯一不变的是变化”这一事实，开始享受芭蕾带来的“未知感”。

成为首席的那天，徐琰哽咽地回忆起刚进团还带着伤的自己，在礼堂看着团里的联排，内心还有些焦急。但团长冯英鼓励她“不要急，把伤养好，后面的路踏踏实实地走。”这句话恰似这些年的写照。在而立之年的时候收获新的身份，也给了如今正在与伤病对抗的她更多信心。“我还想再多跳几年，而这，正是一个新的机会。”

文 / 新闻晨报 王琛
图 / 受访者供图
插画 / 戎青钰